

悲情王子妙笔缔造帝国纷争 乱世骄雄真情演绎人生悲欢

《龍騰四海全集》之II

帝國驕雄

萧寒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黑金珍藏版

萧寒浪漫侠义作品

龙腾四海全集之二

帝国骄雄

(上卷)

萧寒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国骄雄/萧寒 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 8

ISBN 7-5059-4273-5

I. 帝 II. 萧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5605 号

书 名	帝国骄雄
作 者	萧寒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尹龙元
责任印刷	邢尔威
印 刷	北京文星福利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开
字 数	600 千字
印 张	25
印 数	1-30000
版 次	2003 年 11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273-5I·3334
定 价	38.6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

内容提要

北宋元佑元年岁末，身为大宋京营殿帅、武林盟主的绝世神侠宇梦龙，刚从西夏京都兴庆城救妻归来，便遭当朝宰相司马光、御前二品带刀护卫陵云二人陷害。在宋皇室亲兵的重重包围中，他的两位红粉至爱在战火中亡身，伤心欲绝无处容身的他被迫流亡西域。一路上，他结识了清艳柔情的西夏国侍卫游竺红雪；艳压群芳的天玄帝国公主紫月明珠；刚直不阿的回鹘王子林储巴达；仁义豁达的大理国国王段风阳；……；黑发染霜的他从葬情绝爱的伤楚中逐渐醒来……

年少且有些轻狂的他为逃避情感纠葛，入弥哈金真寺为僧，到默山村做铁匠，进密林隐居；……一代英豪竟没了容身之所！然而，并非草木的他最终被缠绵的情爱束住了心，这也让他从一名大宋逃犯一跃成为天玄帝国的驸马。成为天玄帝国马步军大元帅后的他在风口浪尖上再度荣升，一夜之间成了统领百万之师的六国保安军大元帅！

身肩重任的他运筹帷幄，连连击败大辽、西夏、大宋的百万盟军，使三邦元气大伤，让孤芳自赏的耶律洪基垂头丧气，使两面三刀的梁太后神气大衰，让奴颜婢膝的高太后焦头烂额！终于，风云天下的三国盟军无奈之下撤兵求和……

战事平息后，不喜名利的宇梦龙无心担任天玄帝国马步军总指挥使之职，在他修建“轩辕山庄”并准备淡出官场的过程中，却遭该国粮草储备院总监察使田温笑暗算！新一轮的官场争斗中，其妻紫月明珠、游竺红雪相继芳魂归西，身陷漩涡的他已无力回天！……这一年，发丝灰白的他刚至及冠之年。

目 录

上卷

- 第一回 汴梁城痴玉儿中箭身先死 (1)
逍遥楼娇倩妹染血素罗袍
- 第二回 日月山中萍儿泣唱葬花谣 (39)
尼姑庵外秀瑛悲吹绝尘箫
- 第三回 雪国耻仁王子夜走黄泉路 (79)
失宠信石化林暗进华山峰
- 第四回 上仙阁上娇娘愿为比翼鸟 (121)
黑松林里情郎不做连理枝
- 第五回 宇梦龙中原寻母踏破铁鞋 (165)
王秀瑛神州追踪伤碎芳心
- 第六回 疯婆天山魔堡喜收忠义子 (207)
美尼昆仑神溪恻述离别情

- 第七回 紫霞宫英雄剑难断不了情 (247)
福荫庄女儿热渐融玻璃心

- 第八回 小沙弥金真寺妙语解迷津 (287)
淫王子香月楼血口吻天香

- 第九回 默山村钟子棋有意入情网 (322)
陋浴房宇梦龙无心赏春光

下卷

- 第十回 极乐庵段皇爷对烛诉真情 (365)
仙道洞宇少侠跪天求生灵

- 第十一回 紫月明珠空灵台飞剑招亲 (408)
武林盟主无心街绝尘避难

- 第十二回 傅明纶雪原论剑玄机道破 (447)
三少侠星夜搬兵伏丘解围

- 第十三回 救公主碎心人华清峰寻宝 (483)
破强敌通天桎独木岭杀贼

- 第十四回 伶仃庙多情公主媚声救美 (518)
鬼冥谷绝义王子铁心索宝

第十五回	了恩怨二神侠决战凄草峰 探根源段皇爷险困华龙洞	 (556)
第十六回	保贞洁祝小姐中军帐投毒 洒热血宇大帅寒江城归天	 (594)
第十七回	驱强敌众英雄六生阵折戟 走西口江伯约寒江城遇难	 (631)
第十八回	醒神智华严宗师力破邪阵 淌血泪真龙天子痛悼御弟	 (672)
第十九回	怀旧梦笑面虎寝宫进谗言 遭毒手痴公主闺房赴黄泉	 (710)
第二十回	救曲星漠北神光默放异彩 解迷团天王之王哀诵绝笔	 (743)
后言		(779)

第一回

汴梁城痴玉儿中箭身先死 逍遥楼娇倩妹染血素罗袍

公元 1086 年岁末。

茫茫苍苍的中原大地，万物萧衰，群兽绝踪。灰寂的天空中偶尔飘下几片游荡腻了的雪花，环绕在枯瘦的柳枝头，或是顽强地钻进乞丐黑黢黢的怀中，而后与泥垢交融，渗透进原本并不肮脏的皮肤里。

“刘叔，若是哪日我入驻了金銮殿，定唤众兄弟到这逍遥楼饮酒行乐。”两只满是憧憬的眼睛，从麻布片中露出，布满奢望。

“这就是你没见过大场面了。听人说，那皇宫之中御厨不下千人，都是些烧汤做菜的好手，这逍遥楼如何比得上。噢，说到此，我倒记起前些日有人说——”

正围着枯柳转圈取暖的老乞丐停下身子，转脸看罢四周，见无官差，便递了一个神秘的眼神，压低了嘶哑的声音道：“前些日我听说，这金殿之上，主掌天下事物的不是那赵煦小儿！”

“怎的不是赵煦？！天下人说他虽年幼，却是真真的天子之身，文韬武略普天之下绝无仅有，故而文臣武将拥戴有加。”

麻布片里的脑袋还未说罢，却被已笑得跳将起来的红眼睛乞丐打断，单听他笑道：“听你们的唠叨，倒像几年前你们在开封府当差的模样。真笑死人了！”

麻布片里干裂的嘴唇探了出来，苦笑了笑，闷声道：“苏状师，

你又拿我二人寻开心。你曾是京城鼎鼎大名的状师，如今还不是和我们一个境地！”

红眼苏进文听罢歪过头去，恼怒地瞪着依旧围着柳树转圈的老叫花子道：“看你这刘师爷，莫不是得了妄动的病症，整日里抱着个死树打转。你来给我评评这个理，现在这世道怎的老是压制迫害我这样的人才，我跟王宰相跟错了么？你来说说——”

苏状师见刘师爷仍没停下来，便气冲冲地走过去，一把揪住他的衣袖，气道：“你再转！”

“冷啊，冷啊兄弟。”刘师爷边说边裹了裹破烂的灰袍，扶了扶用铁丝拧成的眼睛架，捏了腔调，贱笑道：“苏进文，熙宁五年举人。此子生性坦诚，但有些狂傲，不拘俗礼。通乐理，喜文墨，交游甚广。对权贵欺压百姓深恶痛绝，因而便取了状师证照，在汴梁城专替穷人喊冤。曾名动一时，后得三司使沈存中赏识，便跟其左右，并谋划盐钞改革之法。王安石罢相后，因迁累沈存中，熙宁末年，沈被罢去三司使之职，苏进文只得随其至延州，后遭朝廷保守派陷害排挤，便装疯逃到京城，现为丐帮弟子，整日变换乞讨之法，效果甚佳，极得众兄弟赞许，是帮中的红人。”

刘师爷话语刚完，就见苏进文颤抖着双臂，一把将其搂入怀中，忍不住埋首痛哭。

麻布片“哧哧”的嘲笑声停止了。

刘师爷干涸的眼神也满是凄凉。

悲冷的寒风“啾啾”地驰过，掀起仨人条条缕缕的裤管。

待苏状师哭声渐止，麻布片这才凑上前来，锁着双眉道：“每每都是你强要刘叔说这些，每次又都是你哭个痛快，却丢下我们难受，过去那么多时日了，早应把它忘了，你倒还时常惦念着。看你眼睛红得厉害，都是哭的原因，以后莫再提了。冷的时候，饿的时候，只管拿我取乐就是了。”

麻布片一席话使得这苏进文丢开刘师爷，狠命地把麻布片搂在胸口，憋得麻布片喘不过气来。

刘师爷干笑了笑，将麻布片从苏进文怀中拉出，接着丢了个诡笑，道：“不想听听皇室秘闻么？”

苏进文忙擦了泪，笑道：“我这几日尽听些宇梦龙的事，倒也腻了，你说些别的也换换胃口。”

“说吧，说吧。”麻布片探出头，凑至近前，支耳细听。

刘师爷摸了摸几缕又脏又乱的胡须，十分神秘地道：“现在金銮殿上的皇上，实不过是刚满十岁的顽童，市井传言其英武圣明，不过是朝廷用心散布的虚妄之言。大宋朝政全由赵煦小儿的祖母高太后执掌，每日朝事，这高太后都垂帘听政。你们倒动动脑筋，一个纨绔小儿如何理得朝政？”

刘师爷话毕，将一双浑浊的眼睛斜向天上看了看，将嘴撇的越发起劲。

“听说这当朝宰相司马光与这高太后有暧昧之举，不知真否？”苏进文眨着眼睛奸笑道。

“这倒无可考证，只是世人的揣测罢了。”刘师爷故做深沉地道。

“若不是高太后与司马光有着特殊的关系，她又怎会听信于他，我且以为民间传闻不是虚言。”麻布片若有所思地道。

“哗铃哗铃”，一阵骤响由远而近，在寒凉的冬日里格外刺耳。

“是官差！”仨人异口同声地道。

“我们走！”苏进文边说边溜着路边往西走，刘师爷二人也紧随其后。

稍顷。

一队百十余人的御林军策马飞快驰过，荡起满天的泥粉。

“狗娘养的！老子往日不知比你们威风多少倍！”苏进文拍拍

身上的泥土，啐了口唾沫，骂道。

“这几日京城到处排兵布将，像要有大事发生，不会只因‘昙花公主’悬梁自尽的事吧？”麻布片边走边回过头对刘师爷道。

“怎的不是因为此事！司马琳儿是司马光的掌上明珠，如今却为了宇梦龙自了芳命，对司马光而言，还不是刀劈剑削心脏般疼痛。尤其那御前二品带刀护卫陵云，眼见着心上人死去，更是心痛不已。前日，我们帮中的兄弟从司马府的家丁口中得知，那陵云在司马光面前发了旦旦誓言，定要提那宇梦龙的人头给‘昙花公主’祭灵。哎！这宇梦龙也真是！”刘师爷叹声道。

苏进文闻听此言，旋即放缓了脚步，低声道：“我倒觉得宇梦龙并非忘恩负义之人，否则江湖英雄不会拥戴他做武林盟主。想司马琳儿之死，其中定有蹊跷！定有蹊跷！”

麻布片听罢似是而非地点点头，缓声道：“刘叔，我想我们倒是该去寻些吃的东西了。”

“满城走，满街游，天大地大无处留。三衙官，兵马侯，万里庄园乐千秋……”

苏进文佯人见四周没有官兵，便扯着喉咙唱着，远去了。

在他们的身后，又有几个乞丐唱着走了过来。

司马相府。

几柱天竺迷香正喷云吐雾，将客厅里里外外熏得香痴醉人。司马光端坐于雕花镂空香木椅上，不时扬起面孔，掀起鼻子，狼劲

吸上两口温润的烟香，尔后便闭了眼睛，不停地抖动着一双大脚。

时至掌灯时分。

管家司马聪进得厅堂之中，低声道：“老爷，已到用膳时分，夫人请您到她房中用膳。另外，御前二品带刀护卫陵云大人求见老爷，我只说老爷要用膳，要他在‘燕书斋’候着。”

司马光直起腰身，将脚轻轻放在地上，看了看烧得正旺的天竺迷香，又瞧瞧司马聪，吁了口气，缓声道：“你回夫人话时，只说我身体不适，想早些休息，叫她不要等了。”

“那陵大人呢？”司马聪低声问道。

司马光犹豫片刻，方道：“招呼他在‘燕书斋’片刻，待我换了装束，再唤他到这里。去吧。”

司马聪答应一声，去了。

不到半柱香的工夫，司马光身着蓝色锦绸镶银色碎花的长袍到了小客厅。还未坐稳的陵云忙起身施礼：“烦扰相爷了。”

司马光轻摆摆手：“陵大人不必客气，请坐。”

陵云坐定，却见司马光神情憔悴，忙关心地道：“相爷身体不适么？”

司马光叹声道：“还不是因为琳儿的事。”

“相爷，公主生前聪慧过人，人见人爱，只是被那善施诡计的宇梦龙迷惑，才遭了不测。千错万错都是宇梦龙的错，大人不必有半点自责。琳儿往昔待我如兄长，其情之厚，让小人为其死不足惜。我陵云还是那句话，他日定亲手取了宇梦龙的项上人头，来给琳儿祭灵，为相爷平恨！”陵云神情激愤，目露凶光。

“陵云啊，老夫确也痛恨宇梦龙，但细想琳儿的死不是跟我没有关系。都是我惯坏了她，假若先前便听她娘的劝说，早些替你们完婚，倒也惹不出如今的祸事，今日想来，真让老夫抱憾终生，抱憾终生哇！”司马光面部略显抽搐，声音倍显苍哑。

凌云见司马光说如此，倒想起往日的不快，心道：“心痛死你都是你自找的，怨得别人么？”

司马光见凌云怔怔发呆，便改口道：“你今日夜访，莫不是有了那宇梦龙的消息？”

凌云这才觉出失态，忙起身禀道：“回相爷的话，今日中午时分，我们的铁骑探马得了准信儿，说那宇梦龙率了八百剑侠潜入大夏国境，劫走了阿宛珠情、东方玉、青萍儿三人后，在后龙坡与众英雄分别，只与他的三个女人返回了京城。依他们的脚力，明日傍晚时分便可入得城中。小人不敢自作主张，特来请示相爷”。

司马光闻听心神一震，一张黄巴巴的脸上绽露出几丝狡猾的笑意：“真乃天意呐！宇梦龙，这次我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凌云忙迎合道：“相爷所言极是。昨日折魔派弟子穴池旺已到了京城，在分离沟的众侠客得了宇梦龙平安无事的消息，已于今早各自散去，惟有那王秀瑛和马凤姑留在剑龙客栈和宇梦龙会合。我已封锁京城的对外消息，将枢密院拨调的三千铁骑埋伏在剑龙客栈附近，单等宇梦龙就擒。小人惟恐处理不当，这才进府禀与相爷，尚请大人定夺。”

司马光酷笑道：“捉那宇梦龙，你比老夫还着急，总算我平日里没白提点你。不过，依宇梦龙几人的武功，三千铁骑想要捉住他，怕不到七成胜算。稍后，你到禁军营中，只说是我的意思，要步军司派五百名弓箭手前去助战，如此一来，可保万无一失。”

“是，大人，我这就去操办。”凌云忙起身拱手道。

“慢着。”

司马光略作沉思，又道：“始才你说已封锁了京城的对外消息，这是何意？”

凌云黑眸滚动，沉声道：“小人怕宇梦龙进京之时，沿途得了我们布兵的消息，掉头溜走，故而才令人将消息封锁。另外，我还通

知了丐帮帮主丁如水，要他派人留心宇梦龙的消息。这丁如水前些日因和宇梦龙争夺武林盟主宝座，现在还在生闷气。我有言在先，他倘若助我捉了那宇梦龙，到时候我们将力保他做武林盟主。这家伙甭提多高兴了。”

凌云说罢颇为得意。

司马光心中倒十分不悦。心想这凌云竟有如此城府，日后若不提防，怕要受其之害，只是眼下正是用人之际，自己先忍忍再说。

司马光打定主意，笑道：“我司马光果真未看错人，想不到你竟想得如此周到。确少了老夫费心。想想以后，真要是能保丁如水坐上武林盟主的位置，那中原武林数万名英雄剑侠都会俯首听命，任我们调遣摆布。我等用人之时不必再求‘三衙’派兵了。你做的很好，待宇梦龙被捉住之后，我定会在太后面前为你美言，想方设法升你做殿前都虞侯。”

凌云听罢一躬到地，连声道谢：“谢相爷恩典，谢相爷提拔！凡相爷之事，无论巨细，凌云定效犬马之劳！”

司马光微微点点头：“好啦，你做事去吧！”

清晨时分。

剑龙客栈。

王秀瑛自宇梦龙赶往兴庆后，整日里寝食难安。忆往昔岁月，多少坎坷磨难情怨缠绵，多少相思留恋，灯孤魂单。每每待婆婆马凤姑就寝之后，便独自对烛伤神。情绪难抑之时，禁不住黯然泪下，携二胡至僻静之处，拉一曲断肠乐：

“红尘漠漠，只道西月薄。肠断正是思君灼，湿秋雨，看情索。

第一回

惜人人落寞，听萧萧断折。人言莫说情爱乐，绝尘去，心向佛。”

凄惋悱恻的二胡弦乐伴随着王秀瑛哀怨的歌声，在寂静的黑夜里传出很远。牵挂、伤感、宽容、期盼，杂揉渗透，绘成她真实的内心境地。

而今天不同。
因为宇梦龙今天会平安归来。

因而她便早早地起来梳妆。

当惨淡的阳光斜斜爬进房间时，马凤姑也精神奕奕地进入她的房中。

“婆婆，您起来了。”王秀瑛微笑道。

“今日是龙儿凯旋归来之日，我定得收拾一番，也好见我儿。”
马凤姑轻声笑道。

“婆婆说的是，想龙哥风尘仆仆归来，若见我俩神色不佳，会忧心的”。

“是呀，是呀。”马凤姑连声笑道。

“只是——”秀瑛叹道，未将话说完。

“只是什么？”

“只是琳儿不在了，龙哥若是听了消息，必定伤心极了。”

“琳儿是个好姑娘，她帮了我们那么大忙，我们却谢字还未来得及说，便和她阴阳两界了。龙儿对不住人家，我这作娘的也觉得愧对她。想这京城之中名医众多，竟连她一个风寒之症都看不到。唉，莫不是天意所致？”马凤姑伤感地道。

“我也觉得奇怪，几日前我到司马相府前去拜祭，到了府门口却被告知，非朝廷大臣，概不得进府拜祭。不知这司马光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王秀瑛丽眸疑惑地看着马凤姑。

“世事难料，容不得我们想来猜去，只等龙儿回来后，让他去弄个清楚罢。”

王秀瑛走至窗前，逆着阳光向窗外看了看，回首道：“时候不早了，我叫小二送些早点上来。”

宇梦龙从兴庆城中救出自己心爱的三个女人后，在后龙坡与众英雄洒泪道别。虽然面对朝夕相处、生死相依的绿林兄弟有些难舍难离，毕竟自己已是朝廷的二品大员，即使随众人归隐山林，也要给哲宗一个交待。更何况司马琳儿这御定的夫人尚在京城，他踌躇再三，最终随了东方玉、青萍儿、阿宛珠倩奔赴东京城。

青萍儿仨人最终逃出石化林的陷阱，平安回到宇梦龙身边，心情自是非常高兴，一路之上，四人谈笑风生，如胶似漆。只是每当话题转到琳儿身上，四人都有说不出的沉重。

在宇梦龙看来，自己已有三个如花似玉、倾国倾城的红粉佳人，如今又多出个司马琳儿，难免惹嫌，使得萍儿仨人不开心。而青萍儿倒觉得琳儿贵为“昙花公主”，却执意要追随曾是一介平民的龙哥，可见琳儿并非俗世中人，若是日后相处，倒也不会闹出矛盾。只怕昔日深爱琳儿的陵云日后生事，对龙哥不利。她左思右想，却也想不出个究竟，只不愿提起有关琳儿的事。

这东方玉自小就讨厌官府贵人，虽然她也喜欢琳儿，但怕日后生活琐事种种，做惯了千金小姐的琳儿不习惯，径自耍起性子来，影响了众姐妹的心情。她虽觉自己的考虑欠妥，倒想不出为琳儿开脱的理由，因而很少谈及琳儿。

独这阿宛珠倩，每每提到司马琳儿，总忍不住落泪，众人问其原因，她也说不出，只说琳儿可爱，便不再提了。宇梦龙虽觉奇怪，但总不好细问，便也不谈琳儿之事。

这一日，宇梦龙四人离京城不过五个时辰的路程。

四人仍笑语连连。

没有人意识到一张网，一张天罗地网正迎头撒来，尔后会将他们死死困在中央，直到他们耗尽最后一滴血。

今日，大因是入冬以来最为晴朗的一天，中原腹地最为璀璨的明珠——汴京城，在晨光中显得分外壮丽巍峨。

没有一丝风。

只有一只守夜的猫头鹰仍在掉光了叶子的黑槐上，贪婪地沐浴着阳光，不时地睁开惺惺睡眼，俯视一下熙来攘往的人流，珠黄的眼睛里满是诡笑。

没有人在意它的存在。

众人的忙碌除了掠取最基本的生存资料外，多数人的心目中恐怕只有名利。

不择手段的人最容易获取名利。

这里边包括凌云。

这位赫赫有名、声震京城的御前二品带刀护卫，无意之下害得“昙花公主”悬梁自尽，却推卸责任，嫁祸于昔日的情敌宇梦龙。如今他为达目的，又在宰相司马光面前卖乖，带领着兵将，秘密埋伏在剑龙客栈周围，单等那宇梦龙中招。

倘若不是心细，那为王秀瑛送早点的店小二也不会察觉，就在客栈的周围，一夜之间竟多出数百个摊点，其中所卖的物品种类繁多，可谓样样俱全。

店小二虽觉奇异，却也看不出个中道理，只管端了点心，满脸狐疑地进了王秀瑛房中。

“小姐，您的早点来了。”店小二微笑道。